

鈞陽安西華纂輯 鹽山范金城校訂

百子精華類鈔

姚鏞

北平中華印書局印行

553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百子精華類鈔

鍾麟



序言

余昔承乏山左時。購得老子、莊子、管子、晏子、以及呂氏春秋、淮南諸子之書。手披目覽。口誦心維。不覺神與之接。意與之融。乃知諸子通乎天地之蘊。窮乎治亂之情。究乎禮樂政刑之端。貫乎仁義道德之原。其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如江河盪漾。而莫測其涯也。如雷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捲舒。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每不禁旨之樂之。詠之歎之矣。本年秋。鈞陽安嵩峯先生。出其累年所積百子精華類鈔。二十二篇。於中國歷代名家。上如孔孟老莊。近如曾胡諸公。悉皆取諸語類。搜羅靡遺。其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以及天人之際。身世之間。凡有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靡不博宗兼貫。其心亦良苦矣。夫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乎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是編出入道經。言近旨遠。載地壽夭。淪於無垠。豈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擴

而充之。充足以羽儀聖業。導揚儒風焉。嗟乎。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子生而繼之。有宋諸子起而昌之。其著書立說。要無非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也。余半生戎馬。譾陋無文。對於是編。何能妄讚高深。惟目覩夫世道日下。人心不古。所謂義理根源。聖學體用。實賴有先哲之緒語言論。垂諸簡編。流傳後世。以保持我國數千年之文化。周子濂溪曰。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儒者。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遠行乎。曾文正公曰。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此是編之意也。余與嵩峯先生相處最久。相知最深。其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觀於是編。益可見其見之明。擇之精。而蘊蓄之富。又未可量也。故特書諸篇端。以識歲月云。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少雲孫良誠謹識於天津

序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秋。愚由晉城防次。因公到平。得吾鄉鈞陽安嵩峯先生。歷年涉獵諸子百家之著述。節取登諸日記者。分類編輯成書。名之曰百子精華類鈔。共二十二篇。取而讀之。沈博絕麗。上下古今。不禁作而嘆曰。此饑者之菽粟。寒者之布帛也。夫國家之大患。在於名實不符。皇皇焉若有事焉。若有進焉。夷考其實。則的然日亡。空無所有。今日中國。凡事皆可作如是觀。而於學問之途。著述之業。爲尤著。當科學東漸之初。創設學堂。厚廩招生。幾無應者。甲午以還。學堂與科舉並行。尋且戰勝科舉。遊學之士。東以千計。西以百計。日異月新。以至民國。循序翔起。盛極一時。於是文人學士。起而著書立說。專務大聲疾呼。其所以號召於世者。小學師範教科書。愛情偵探小說書。珂羅版古書畫而已。窺竊舊文化。漸就陵夷焉。其何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者哉。夫江河之腐柴。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

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不嘗者。小也。嵩峯先生。學問淵博。少年成名。入仕後。猶復潛心子書。積成是編。藉啓後人。其志量爲何如耶。愚半生戎馬。譴陋無文。勉爲此序。俾學者讀其書。知其心。以反末季空疏無用之學。歸諸實用。其關係我中華民國前途。良非淺鮮也。起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願以勉我同志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殿英孫魁元識於北平

序言

鈞陽安嵩峯先生。早年已邃於國學。雖在從軍之際。暇輒寢饋經史。未嘗稍輟。其樂此不疲。有如是者。民十九以後。旅居北平。閉門潛修。益肆力於諸子百家之學。本年秋。出其所編百子精華類鈔。囑序於英。凡二十二篇。都若干言。分類彙集。貫通今古。其苦心孤詣。過時人遠矣。英早歲于役軍旅。未窺國學之門徑。於先生茲編。曷敢妄贅一辭。惟先生之好學不倦。知其必有所得也。然後公諸國人。則是編之可供研究國學者之參證也。亦豈以英爲之言。而有所損哉。故不辭譴陋。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子趨梁冠英謹識於舒城軍次

百子精華類鈔

序言

序言

道在天下。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亘古常存。孔孟而後。有宋諸子起而昌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嗣經陽明、亭林、潛菴、稼書諸公。出而著書立說。反復推究。纖細靡遺。參之程、朱性理諸書。適相脗合。均爲學者所當博觀約取。玩索服膺者也。愚連年從軍。暇輒從事學問。至於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猶切致力研究。期抵精純。本年秋季。由晉城防次。因公到平。吾鄉鈞陽安嵩峯先生。出其歷年所編百子精華類鈔二十二篇。其於中國歷代之先哲嘉言。擇要分類彙集成書。展誦玩索。實獲我心焉。道原一篇。參造化之秘。爲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格致存養克復。可以明心見性。脩身齊家孝本。可以正己化人。出處所以守道。治平所以御世。制度所以規萬物。處世所以應羣倫。非教學無以端本。非改過無以自新。非知異學。無以慎趨嚮。非學聖賢。無以正人心。非明

軍事無以應事勢之變。非能用人。無以贊邦治之隆。惟知讀書作字。乃可以明理見道。惟知衛生天文。乃可以立命達玄。實屬彙前賢之指。合名法之源。以通上下古今天地萬物之故者也。夫今之讀東西書者。惟日以若干新名詞。吞吐於喉舌之間。遺珠守櫝。逐影吠聲。習慣自然。忘其所以。人口中唱新學。而我中華國粹。乃若深入大海不能復起。加以事變紛歧。人心日非。所有中國歷代諸子之言論。若非有以發揚之。其何以保我固有之良乎。昔揚雄有待後世之子雲。歐陽公亦曰。二千年後。必有人焉。同乎某之所見者。此豪傑之士。所以慨然有千載之思也。尙望學者。循是求之。潛心體驗。由約致博。以上登諸子百家之堂奧。庶無負編輯是鈔之苦心耶。嗟夫。論科學建設。則貴趨變隨時。而綱常人紀。則有我數千年之文化在。願與同志共勉之。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苑陵劉曾若謹識於北平

導言

中華民國二年秋。愚入京師。留公府任職。公餘之暇。披讀諸子百家之書。凡有精義者。均節取登入日記。光陰迅速。已逾二十寒暑矣。二十年春。孫公少雲。家居養病。伴同在津涉獵中外歷史。隨手登記。曾經編訂益知錄。印刷流傳。嗣又將舊存歷年日記檢出。所有記錄中國歷代諸子百家之嘉言。其有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分類編輯。時已年餘。得成是編。名之曰百子精華類鈔。分二十二篇。一道原。二爲學。三格致。四存養。五克復。六脩身。七齊家。八孝本。九出處。十治平。十一制度。十二處世。十三教學。十四改過。十五異學。十六聖賢。十七軍事。十八用人。十九衛生。二十讀書。廿一字。廿二天文。凡學者所以慎端用力。爲己治人之要。與夫辦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良師益友。以啟發之。誠得是編而玩索焉。亦足以得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百子之全書。

由約以致其博。庶乎有以盡得之。爰將諸子歷略。序述於後。聊以補助學者。孔子名丘。字仲尼。魯人。生當春秋。王澤衰竭。知道不行。憮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蓋繼衰周而爲素王。自生民以未來。有聖如孔子者也。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生當戰國。居仁由義。繼往開來。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前聖者也。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陽。陳國苦縣厲鄉人。生而皓首。爲周柱下史。觀周之衰。乃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尙虛無無爲。凡五千言。關尹子。周大夫。尹喜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莊子。名周。蒙人。與惠施常往來。通天地之統。席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列子。鄭人。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老。多寓言。與莊子相類。故太

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公孫龍子趙人。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先爲平原君客。後絀之。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流也。管子二十四卷。八十六篇。齊管仲著。管仲。潁上人。相桓公。霸諸侯。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心白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讀其書。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晏子春秋。齊晏嬰著。晏嬰萊人。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莊景三公。以節儉力行。文最古質。本爲八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宋時析爲十四卷。計倪子計然也。越王勾踐。旣得返國。欲陰圖吳。與計然謀之。此其問答之詞也。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晚乃益出七術。險隘峭薄。言益奇而道益狹。使人狂徂失守。而易於陷墜。墨子名翟。魯人。一曰。宋人。戰國時曾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

非命、尙同、爲說。荀孟皆非之。楊子名朱。抱無名主義。嘗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又曰：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於陵子田仲。卽孟子所謂陳仲子。居於於陵者也。鶻冠子。世傳爲楚人。居於深山。以鶻爲冠。號曰鶻冠子。著書十九篇。多與駁奇創。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鄧子。名析。鄭人。其書經緯相雜。元黃互陳。宮商迭奏。初無定質。其殆長於治國者歟。商君書。二十六篇。又亡其二。實二十四篇。公孫鞅著。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耕戰書也。尸子。名佼。晉人。或曰魯人。秦相衛鞅。客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亡逃入蜀。雜家也。荀子名況。字卿。嘗聚天下賢才於稷下。李斯爲其弟子。後孟子百餘年。老於楚之蘭陵。董子仲舒。作書美之。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著書二十卷。五十五篇。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燕丹子。燕太子丹著也。丹曾質於秦。秦遇無禮。求歸。深怨秦。欲報復。與其

傅翽武謀。翽武引田光。田光引荆軻。與武陽赴秦行刺。惜未中。呂氏春秋。呂氏者。呂不韋也。濮陽人。初爲陽翟富賈。後秦政立。尊爲相國。號稱仲父。食客三千人。乃集儒者。著其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廿餘萬言。備天下萬物古今之事。名曰呂氏春秋。共廿二卷。懸之咸陽市門。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新語漢陸賈著。當時每奏一篇。漢高祖左右稱曰萬歲。誠見其美。懼其發於內也。淮南子名安。漢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文帝時。襲封淮南王。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歸之。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淮南子。新書漢賈誼著。漢興。誼文最高古。其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董子、仲舒、漢膠西、相廣、川人。著春秋繁露。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八十二篇。而闕者三。實七十九篇。揚子名雄。字子雲。西

漢人著揚子法言十三篇。曾曲意美新論者。謂其不若荀悅無一言及於曹。荀子名悅。東漢潁川人。獻帝時辟曹操府。作中鑿。不肯領曹。比揚雄爲優。且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忠經。後漢馬融著。忠經者。蓋本於孝經也。孝既有經。忠則有闕。故述孔子之說。作忠經焉。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獨斷。漢蔡邕著。傅子。晉傅元著。文中子。王通。字仲淹。先家於邠。後遷河汾。及冠。即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嗣知不用。作東征歌而歸。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中說者。子與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韓文公昌黎。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爲事。乃豪傑之士。原道一論。又見大體。荀揚不如也。素履子三卷。十四篇。唐張弧著。仲蒙子及續孟子。均爲林慎思著。其自序有曰。如有用我。吾言其施。吾學其行。其自負之重。乃如此。且罵巢而死。平昔之言。皆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重若泰山。仲蒙子其不死矣。

有宋周子濂溪通書道文兼至。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河南程子之說散見於文集語類等書甚夥。惟明道和粹。伊川尊嚴。故論者謂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張子橫渠正蒙醇厚正大。自成一家。惟其源則自二程發之。婺源朱子於聖學體用義理根源研精極致。著述尤富。孔孟之道賴以昌之。又若邵康節呂東萊陸象山諸子。所有著述。奧妙閎博。若無津涯。文字纘義。乃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杜道堅撰。郁離子明括蒼劉基伯濫撰。海樵子明澶淵王崇慶端溪撰。餘姚王陽明先生以知行合一爲教。其學說不僅影響中國。且日本人士無不崇拜信仰。崑山顧亭林先生潛心經史。通其源流。日知錄一書。則古稱先。規劃時弊。尤爲深切著明。與衡陽王船山餘姚黃梨洲先生之論著。均堪炳彪古今者也。至於山海經三十四篇。作於禹益。述於周秦。其學行於漢。明於晉。雖極天下之大觀。而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之。又若兵法。則有風后握奇經。風后者。

軒轅臣也。有孫子十三篇。孫子名武，字長卿。先孫贖百餘年。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遠之則敗。稱爲兵經。比於六藝，良不媿也。陰符經周姜太公著。漢張子房釋之。其初遇文王，尊以爲師。曾撰文武龍虎豹犬六韜，分六十篇。又著三略。黃石公推演以授張良。故後世以爲秦黃石公之書。司馬法，乃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而附以先齊司馬穰苴論兵之說。尉繚子，魏人。鬼谷子，高弟。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吳子，名起，以兵機見魏文侯。陳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素書，黃石公著。以授子房。諸葛武侯心書，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輔漢討賊。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論者謂其有儒者氣象。近世曾文正公，其立德立功立言皆自困苦中得來。所有文集，親切有味。半生治軍，震古鑠今。與胡文忠公、左文襄公，均可爲軍人寶鑑。固不待多言也。上列諸子，歷略語，既簡陋且猶不

免脫落。何堪問世。惟覽斯鈔者。尋繹是文。可以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愚半生困苦。株守中華。未得西航治學。吸收新文化。以與我國學者。共相琢磨。不免遺憾。惟是三代而後。其所以扶翼世道。維繫人心者。所賴有往聖前賢之緒餘。言論垂諸簡編。流傳於世。其中達人名士。或精註疏。或尙詞章。或談性理。或工文藝。推之家書小傳。無非依據古人。啟迪後進。近而淑諸身心。遠而垂諸風化。俾世道人心。維持萬禩於不墜。此即編輯是書之意也。學者循是而進之。自卑登高。由近及遠。自不難優入聖域矣。況以舊文化。追求新文化。本固枝榮。自然暢茂。條達耶。願以自勉。且公諸同志。共相砥礪。以爲後學之先導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嵩峯安西華識於北平

百子精華類鈔 導言

凡例

- 一 是編多從歷年所讀諸子百家節錄日記擇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者選入之
- 一 是編原取便於省覽務求簡要或有一段之中僅節數語不嫌割裂但求受用
- 一 是編各有事類悉列綱目標明篇首俾各有總領
- 一 是編臚列諸子語類以孔子冠諸篇首其餘以次列之崇聖學也
- 一 是編首列道原或嫌高深但後學晚進於義理本原雖未能驟語亦須識其梗概列之編端俾得顧名思義知所嚮往
- 一 孝爲百行之原乃立身大本專列一篇有微意存焉
- 一 治平有關於國家天下取錄較詳軍事則上自皇古下及近今採登又爲精盡其爲軍人寶鑑固不待言即非軍人亦當涵詠其理以爲

妙用

- 一 讀書作字等篇所採均屬近代名家言論以事勢皆不甚相遠較易詳攷俾資感奮
- 一 天文篇間採最新學說以備參攷而求適用
- 一 其餘各篇所載均屬修己治人之事具有科級學者詳之

百子精華類鈔

目錄

- 一 道原
- 二 爲學
- 三 格致
- 四 存養
- 五 克復
- 六 修身
- 七 齊家
- 八 孝本
- 九 出處
- 十 治平

十一	制度
十二	處世
十三	教學
十四	政過
十五	異學
十六	聖賢
十七	軍事
十八	用人
十九	衛生
二十	讀書
廿一	作字
廿二	天文

百子精華類鈔

●道原

○孔子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不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又曰、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又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

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

○列子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覆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管子曰。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則天下服。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

○鬼谷子曰。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剛或柔。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其門戶。

○鶡冠子曰。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

○呂氏春秋曰。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

○韓非子曰。道者。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測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

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宙之物特之以成。

○淮南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潤周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寤，物來而名，事來而應。

○陸賈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

○揚子曰：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崩巖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

○中說：魏徵曰：聖人有憂乎？文中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奉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爲道。

○海樵子曰。若昔唐虞。道見乎揖遜。厥後殷周。道見乎放伐。春秋戰國。道見乎著述。道豈殊乎哉。人豈異乎哉。時則然也。故君子學道。以中會中以時。

○周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生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程明道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程伊川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

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性即理也。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作性，在事喚作理。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是千萬世說性根基。

○張橫渠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一故。神朱子曰：一是一個道理，卻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又生陽，所以神化無窮。

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心統性情，語最精密。或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

○顧亭林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道之用矣。

●爲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又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

○荀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又曰。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偷類不通。義仁不一。不足謂善學。

○尸子曰。土積成嶽。則榘枿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未有不因學而鑿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又曰。鴻鵠在上。扞弓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之難計。

也。欲鴻之心亂之也。

○揚子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荀悅曰：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陲，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

○文中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周子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程子伊川曰：爲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

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此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湏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又曰。涵養。湏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程子明道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

○張子橫渠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息。有養。瞬有存。又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顧亭林曰。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以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又曰。學者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

以忠信以去其便僻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曾文正公曰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泉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又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又曰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刪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光陰之遷流如此其可畏也人顧可自暇逸哉

●格致

○程子伊川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

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張子橫渠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又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箇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又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明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明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程子明道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程子伊川曰。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
以法三代之治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
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
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霆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之吉凶吾於介
鱗之於月見之祭視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
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蠶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
於人之脉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
也不研其精不索其故格於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存養

○荀子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又曰養心莫
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惟仁之爲守惟義之爲行誠心守仁則形

則神。神則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程子伊川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又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又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又曰：致知其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程子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張子橫渠曰：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篤也。無所繫。闕昏塞。

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顧亭林曰。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又曰。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曾文正公曰。驕惰。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又曰。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又曰。凡事皆貴專宗。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疑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胡文忠公曰。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

○曾文正公所定課心之法。惟敬。恕。誠。靜。勤。潤。六字。實爲至要。至該。

●克復

○鴟冠子曰。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爲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程子伊川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榮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詞。

勸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程子明道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張子橫渠曰。矯輕警惰。朱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邵子康節。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

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顧亭林曰。德輶如毛。言易舉也。故曰。一旦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修身

○顏淵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

○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其影。形曲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曲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墨子曰。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君子能爲可貴。不可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舜。

○韓非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紘以自急。

○淮南子曰。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視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世

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董子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臟，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

○揚子法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

○賈瓊問羣之道。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以終身行之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是，故全也。○文子續義曰：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至。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齊家

○賈瓊問正家之道。文中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

○程伊子川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又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

聖人立法曰：兄弟如手足。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

○周子濂溪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心誠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張子橫渠曰：斯干詩言：兄弟及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

相學已施之而已。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加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顧亭林曰。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同居無他。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曾文正公曰。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又曰。旣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又曰。萬化始於闔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又曰。驕奢淫佚。敗家之道也。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隨至無惡不作。是禁驕爲當務之急。欲禁子弟之

驕必先戒自已之驕。願終身勉之。

○左文襄公曰。凡人湏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

●孝本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對曰。吾少好學問。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得。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親也。

○呂氏春秋曰。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見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揚子曰。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又曰。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甯神。甯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呂氏春秋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

○楊玄感問孝。文中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程子伊川曰。子於父母在乎。屈已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張子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顧亭林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勤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

●出處

○於陵子既辭楚相。爲人灌園。有楚大夫過。而識於陵子於衆人曰。先生不爲千乘僕。心乃爲十畝陳力。母乃亦辭信而就屈乎。於陵子曰。子徒知信我之信。而不知信天之爲信耶。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侔王室之富。名位冗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一裘禦冬。一箠驅夏。休息同乎禽鹿。內徵吾天。息然爲伊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顧屈我。不亦怪乎。

○鬼谷子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尙三就文王。三入股。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筮。故歸之不疑也。

○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淮南子曰。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

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又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揚子曰：朱鳥翩翩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又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

○揚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薛收問隱，文中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

○程子伊川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賈其趾。舍車而徒。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張子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湏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糞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曾文正公曰。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

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

●治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又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子賤治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又葉公子高問政、孔子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老子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歛然、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處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

○莊子曰、古之蓄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

張則君令行。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聖人裁物不爲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諸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

爲國須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無失。得而無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

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無失得而勿忘者也。

○晏子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而加賞，不因怒而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怨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主之治國如此。

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景公爲更爽塏者，晏子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荀子曰：馬該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該政，則君子不安位。馬該輿，則莫

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又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體。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又曰。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

○計倪子曰。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因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故曰。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必法古。

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

○鄧子曰：爲上者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揜腕、手據鞭扑、而後爲治歟。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

○尸子曰：明主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立。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又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臬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

入則爲五色矣。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禹染臬陶桀染干辛紂染崇侯也。

爲國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又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蕞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

○鷓冠子曰。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

○呂氏春秋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

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又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上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也。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又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又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抗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簞。非愛簞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已也。

○韓非子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主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又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又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鎔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鎔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淮南子曰。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

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周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驟馬而服駟騶。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又曰。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闢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董子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又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

人也。義之爲言我也。

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又曰。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

○揚子法言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耶。人耶。曰。天不人。人不天。天不成。

○陸賈曰。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敬謹。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然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禮作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

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無爲也。

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荀悅曰。惟先詰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乃崇五政。興農桑。以養其志。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馬融曰。王者無爲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則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

○傅元曰。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

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主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文中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於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乎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衆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

○文子續義曰。聖人養民無心。動化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失。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間。猶水之冰。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三略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

○素書曰。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禱。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周子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程子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霸則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又曰。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又曰。必有關。

雕。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程子伊川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張子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顧亭林曰、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又曰、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又曰、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汙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而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滲之俗矣。

○曾文正公曰、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人心。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又曰、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端。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此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

●制度

○管子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

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

○董子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八而列臣備矣。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文中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程子明道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之人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跡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明道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

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程子伊川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又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豺獾皆知報本。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顧亭林曰。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叢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曹吳權。任法術以御其下。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

又云。記曰。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

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於先王也。

○曾文正公曰。天下之大勢。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警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可更則更之。可創則創之。

●處世

○孔子曰。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又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又曰。謀之以事。斷之以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

○莊子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挾彈公子。又在後。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刀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

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荀子曰：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抱朴子曰：寸火能焚雲，夢蟻穴能決大隄。

○管子曰：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

○素書曰：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

○淮南子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守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

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弗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漢書云：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

○揚子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而去之速也、君子競諸。

○後漢書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諸葛武侯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馬融曰、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

○文中子曰、言而信、不若不言而信、行而謹、不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

○白居易曰、孔聖之忍飢。顏子之忍貧。閔子之忍寒。淮陰之忍辱。張公之忍居。婁公之忍侮。古之爲聖爲賢。建功樹業。立身處世。未有不得力於忍也。

○程子明道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正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媿屈。

○程子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邵子康節曰、君子生於濁世。當思所以善處。必湏虛已。接物。和易謙恭。

方爲處世良方。

○王陽明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移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人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其庇乎。

○曾文正公曰、以勤爲本、以誠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
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又曰、小心安命、埋頭作事。

○胡文忠公曰、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

○左文襄公曰、學業才識、不日進則日退、湏隨時隨事、留心著力爲要、事無大小、均有一當然之理、卽事窮理、何處非學。昔人云、此心如不流、即腐。昔人事業到手、即能措置裕如、均由平常留心體驗、能明其理、習

於其事所致。未有當前遇事放過。而日後有成者也。

○李文忠公曰。多讀古人書。靜思天下事。乃可歛浮氣。而增定力。

●教學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管子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

然也。

學惡乎始。惡乎終。荀子曰。其數則始乎誦詩。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董子曰。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或問五經有辯乎。揚子曰。惟五經有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此辯亦小矣。

○傅子元曰。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

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
○周子濂溪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
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
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
止矣。

○程子伊川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
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重聒。使
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
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程子明道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胡安
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
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又有經義齋。

專講明經義

○張子橫渠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改過

○陸宣公曰、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頌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范忠宣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周子濂溪曰、子路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
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

○程子明道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程子伊川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
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
過於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
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
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袁了凡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王陽明曰、人能一旦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亦不害爲君子。

朋友相處。常見自己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

○曾文正公曰。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全是此等處落磊過人。

●異學

○揚子曰。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文中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程子明道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

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佛老其言近理。

均與聖道有異也。

●聖賢

○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
千人。達徒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於無人。以此游。僅至
於魯。司寇。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
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
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
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
水。齊獨以安。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
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力。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

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荀子曰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

○鵬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神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成其形

○呂氏春秋曰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

千歲。下知千歲也。

○淮南子曰。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

○揚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文中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鬚鬢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激而不瞬。口敦如也。閔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沓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

而不往哉。遂舍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瓊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

○湖濱先生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矣。仲蒙子曰。仲尼得於楚。不爲有土。失於楚。不爲無土。何則。鱸居之水。鯤不可止也。鬻巢之樹。鵬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土於一時。有土於萬代也。

○程子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漢儒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纔見此人。

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遊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張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湏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二程子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王陽明後來亦以聖人爲依歸。

●軍事

○風后握奇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爲八卦之象明矣。

○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

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佈可

擊。

○三略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

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地合發。萬變定基。

○孫子計篇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作戰篇云、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虞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形篇云：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勢篇云：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虛實篇云：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

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篇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無要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無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困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篇曰：凡用追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從，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行軍篇曰。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地形篇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

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篇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參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火攻篇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用間篇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主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尉繚子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

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野。賈不離其私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威儀。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素書云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
甘心者叛。

○心書云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
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
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
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
靜心欲一。

○諸葛武侯曰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捲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
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車殺將勢不踰

息可不懼哉。

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爲腹心，沉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悍善敵者爲爪牙。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暗昧利以搏前後，擒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

者滅。

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

○吳起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孔子曰：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管子曰：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

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

○荀子曰。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公輸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班。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班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班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班誅。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

待楚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無攻宋矣。

○呂氏春秋曰：越國大饑，越王用范蠡謀，請食於吳。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於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不若勿與而攻之。吳王不聽，與之食，不出三年，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禽。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惟得其道爲可。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光天，流彈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

○淮南子曰：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

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嚙。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

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馬融曰。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

○李密見文中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文子纘義曰、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海樵子曰、儒將不世出。故奇功不世聞。是故有張良之楚歌。則項羽之魂。自禡。有諸葛之雲鳥。則南人之反。自定。夫變不出於常。惟知常。故能達變。奇不離乎正。惟守正。故能設奇。握造化而行鬼神。非儒將其孰能與於此。

○顧亭林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谿矣。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曰。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曾文正公曰。用兵之道。不外主。客。奇。正。四字。其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區別則得矣。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御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又曰。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

可。

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呂蒙誅取。魏絳。亂行之僕。豈以爲名。非是。無以警衆也。又曰。兵者不得已而用之。當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爲浩歎也。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己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

落獸散。

練兵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凡善奕者。每餘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研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怵惕者。其後恒得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候。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况弁兵乎。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把。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

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

愛民。乃行軍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紛飾之文。又曰。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打杖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胡文忠公曰。軍旅之際。非以身先之勞之事。必無補。古今名將。不僅才略異衆。亦且精力過人。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

兵

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著。養提振爲要。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

兵可挫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終不可挫。

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之類。愈近淺易。愈廣大而精微也。

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樸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驕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

作官得民心。作將必得兵心。平時刻厲入軍亦必堅苦。

兵事必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又曰。不苦撐不咬牙。終無安。

枕之日。

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

○左文襄公曰。能克己者。必能克敵。功名之著。抑其末也。

養氣未深。終是打小杖手段。連聲之雷不震。食鼠之貓不威。凡將將領。須先得其心。不必以權勢相壓。當統帥不患無權勢。患在不能下人。而必欲強人以就我。昔人謂位居千萬人之上。心須居千萬人之下。此有道之言也。

●用人

○鮑叔牙自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不如也。治國不失秉。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知勇。不如也。

○荀子曰、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

○尸子曰、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凰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澆魚、則神龍不下焉。

河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嘗有也。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鷖、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燕丹子得軻、與之同案而食、同牀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鼃、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且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

士之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鵠冠子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蕙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
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

○韓非子曰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親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

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也。

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猶此也。

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

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養我也。我亦國士報之。

○淮南子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觀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傅子曰。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尙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

○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騾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今風紀之司。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流。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顧亭林曰、金章宗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

○曾文正公曰、人材高下、視其志趣、高者慕往、盛哲隆之軌、而日即高明、

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盡善、方今民窮財盡、吾輩勢不能別有噢咻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學自活而已、

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抵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思過半矣、

求才之道、湏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蚌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

習勞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卽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胡文忠公曰。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

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

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所以敗壞。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無人才。人才不出。以居上者。不知求耳。人才隨取材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求賢如相馬。今使萬馬爲羣。中有千里馬。而人不識。卽識之矣。狃於駑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

○左文襄公曰。中材全在策勵。當人材極乏之時。再不寬以錄之。則凡需激厲而後成。磨練而後出者。舉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盡。汨沒便

可有用吾察人頗嚴。用人頗緩。信人頗篤。此中自謂稍有分寸也。厨下作食。殺果都是此種。而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常令其喜悅。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窮其所短。迫以所不能。則得才之用矣。

人各有材。材各有用。嘗試譬之草皆藥也。能嘗之試之。而確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則專用雜用。均無不可。否則必之山而求秦。必之隰而求苓。烏乎可。且烏乎能也。

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人。非開誠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獎其長護其短不能盡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氣不能盡人之才。非令其優劣得所不能盡人之用。

●衛生

○孔子游泰山。見榮啓明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老而窮。何樂也。啟明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尙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廣成子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皈心。靜默。可以長生。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養生之道。但莫傷之而已。遠思。強記。傷人。憂鬱。怨哀。傷人。忿怒。傷人。汲汲。求賞。所願。傷人。

○莊子曰。黃帝復見廣成子。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管子曰。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平正擅匄。論治在心。此以長壽。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呂氏春秋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辦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

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臟。六府。飢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薶。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

○淮南子曰。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

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董子仲舒曰：養身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

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

○陸賈曰、氣感之符、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強。

○荀悅曰、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其如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文子繼義曰、懷天道、抱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捲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

眞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

絕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

○曾文正公曰。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無滯也。

范文正公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矣。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食

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即中魂夢亦不甚安恬。湏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古今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不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又曰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陸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

於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弗離。真可謂有道之士。

湯文正公嘗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

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

●讀書

○程子伊川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又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

物無不合。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程子明道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朱子上光宗書。有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

○曾文正公曰。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

治經宜先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

鏡海先生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貴精。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其審端致力。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跡。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揚子法言。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韓文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

曾文正公學古文古詩。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

曾文正公嘗選古文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

書經於後世古文学家。蹊徑最近。昌黎諸文。雄視千古。悉從子雲相如得來。而其實皆本書經。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心爲之感。讀俶真訓。言有道之士。亦須遇時。神爲之傷。讀修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志爲之壯。五古須讀陶淵明謝眺兩家。七古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宜讀杜甫。七律宜讀黃庭堅。七絕宜讀陸游。

●作字

○董子曰。古之造字者。均有意義存焉。如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其孰能當。

○曾文正公曰。作字之法。絲絲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又曰。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屋漏痕。

人生學書。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功。

夫熟極則巧妙出焉。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爲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

作書思假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假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曾文正公習字作詩四句云。側勢須從天上落。橫波雜向弩端涵。刷於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曾文正公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添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

曾文正公師資有二語。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

劉石菴善用假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努筆近人無。

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

顏柳之硬。褚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領略也。

歐、虞、用筆與褚相通。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也。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諸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暨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

書法不外羲獻父子。師羲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並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磨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

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曾文正公教子學書曰。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爾以後每日宜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遨過此間。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遨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天文

○管子曰。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淮南子曰。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道始於虛。虛。虛。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尊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

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古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

○董子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

收。冬主藏。

○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顧亭林曰。五星聚吉。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是也。而梁氏謂五星聚。乃兵象。歷引唐世五星聚爲證。其大者。天寶九年。五星聚燕。禍至累世。殆所謂有德受祥。無德受殃者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若歷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歷所步有四。曰恒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歷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眺眇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

○梅子曰。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輒知之。輒有新法以追其變。故世愈降。歷愈密。而要其大法。則定於唐虞之時。

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曆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璇璣玉衡。測驗之器也。

以日月暈珥。彗孛飛流。芒角動搖。預斷吉凶者。天文家也。本躔離之行。度中星之次。以察發歛進退。敬授民事者。歷家也。

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德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變。加警惕焉。此則理之當然。非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荊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也。

○靜樂李子鱸、習西洋之學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

日恒星也。本體既大。故其吸力。遠勝於行星。能使行星。環繞其體。

繞日之行星。大者凡八。曰水星。曰金星。稱內行星。曰地球。以外曰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稱外行星。八星環繞太陽。各循其橢圓之軌道。不相凌亂。

地球之衛星爲月。月名太陰。乃太陽之對稱也。月之光輝。係受太陽之光而反射。能自發光者。曰恒星。體性甚熱。自能發光。人目所能見者。約有八九千顆。

環繞恒星而行者。曰行星。受恒星之光熱。而發生光熱。八大行星之外。尙有小行星四百有零。

環繞行星而又隨行星以繞恒星者。曰衛星。已爲測知者。其數二十有

三。

彗星後有發光之長尾。繞日而行。軌道與行星異。人能識其名者。有二百九十七顆。其中十有三。則人可預測其顯現之期。據天文士推算。太陽系內彗星。當有一千七百五十萬。

流星。天空至小之星也。飛行天空。晚間可見。其速率出入意想之外。日月與地球同在一線。即日月交蝕也。月在日地之間。則日光爲月所掩。是爲日蝕。地在日月之間。則地掩日光。使不得映射於月。是爲月蝕。惟月軌與黃道不常平。故日月交蝕不常有。

●附中外地輿

○管子曰、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

○淮南子曰、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肱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董子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

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或曰地風地雨也。

○大地全土。皆環繞北冰洋。披離下垂。形如肺葉。因其天然界限。分爲六
大洲。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阿非利加。曰澳薩尼亞。此四洲屬於東半
球。謂之舊世界。曰南亞美利加。曰北亞美利加。屬於西半球。謂之新世
界。舊世界之陸地。二倍有半於新世界。自赤道下觀之。則北半球之陸
地。三倍於南半球。

○地面凹處。皆水所聚也。瀾漫汪洋。環流無端。因其天然形勢。分爲五大
洋。一曰太平洋。介於亞美澳三洲之間。一曰大西洋。在歐非二洲之西。
美洲之東。一曰印度洋。東鄰太平洋。而中隔澳洲。西鄰大西洋。而中隔
非洲。一曰北冰洋。終歲積冰。盛夏稍暖。則冰山崩潰。隨流而下。一曰南
冰洋。與大陸。經較之北冰洋。險寒尤甚。

○亞洲地勢。以帕米爾爲最高。故其山脈。亦均起於帕米爾。自帕米爾而

東而東南而東北而西而西南分爲六大山系。(一)阿爾泰山系。自帕米爾東北行。由吾國新疆之北。入蒙古而爲中俄之界。更東北行。入俄屬西伯利亞而止於北冰洋之濱。其大部分在吾國。(二)天山系。亦自帕米爾東北行。一支入吾國之新疆。一支入俄屬中亞西亞。其大部分亦在吾國。(三)崑崙山系。自帕米爾東行。其大部分在吾國。計分三支。(甲)陰山脈。在吾國黃河之北。沿河之西岸。而入於蒙古。爲黃河與沙漠之界線。更東行綿亘於東三省。分支歧出。與阿爾泰山脈相接。(乙)北嶺山脈。在吾國長江之北。黃河之南。長江黃河之分水界也。(丙)南嶺山脈。在吾國長江之南。珠江之北。長江珠江之分水界也。(四)喜馬拉雅山系。自帕米爾東南行。爲吾國西藏與英屬地印度之界線。向稱爲世界第一高山。其最高之峯。凡二萬九千餘尺。(五)印度庫施山系。自帕米爾西行。其大部分在阿富汗國境。(六)索利茫山系。自帕米爾

西南行。其大部分在俾路芝國境。

○亞洲六大山系中。所出之巨川。多雙子河。分向而流。大致可分爲東南北三部。北方之水。多注於北冰洋。南方之水。多注於印度洋。東方之水。多注於太平洋。(甲)入太平洋之水。(一)長江。發源於吾國之青海。而入於黃海東海之間。(二)黃河亦發源於吾國青海。其源在江源之北。而入於渤海。(三)黑龍江。發源於吾國之蒙古。其中流爲東三省。與俄屬西伯利亞之界川。下流則自俄境。入於鄂霍次克海。(四)瀾滄江。發源於吾國之青海。南行爲暹羅與法屬安南之界川。入南海。(乙)入北冰洋之水。(一)烟尼塞河。發源於吾國之外蒙古。其大部分在俄屬西伯利亞。(二)俄比河。亦發源於吾國之外蒙古。經俄屬中亞細亞。而由西伯利亞入俄比灣。(三)雷那河爲俄屬西伯利亞東部之巨川。(丙)入印度洋之水。(一)雅魯藏布江。發源於吾國之西藏。由印度入孟加

拉海。(二)幼法拉的河。提革利斯河。二河均發源於亞洲土耳其。並行入波斯灣。(三)恒河。印度河。二河爲印度之巨川。恒河入孟加拉海。印度河發源於西藏。入阿拉伯海。

○亞州湖澤。可分爲淡水鹹水兩種。淡水湖以貝加爾湖爲最大。其他尙有太湖。洪澤湖。巢湖。鄱陽湖。洞庭湖。洱海。昆明湖。雷晉湖。鹹水湖以裏海爲最大。其他尙有鹹海。熱海。巴爾喀什泊。青海。羅布泊。騰格里池。多倫淖爾。

○亞洲沙漠。可分四部。最大者爲吾國之蒙古沙漠。其他尙有中亞細亞沙漠。阿拉伯沙漠。印度沙漠。

亞細亞洲

●獨立國。中華民國共和。日本帝國。暹羅王國。土耳其共和。蘇俄聯邦社。

會共和阿富汗王國不丹酋長國阿剌伯回教國王國。

●英屬地。印度聯會列席錫蘭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其他馬來諸邦婆羅洲。

塞普羅斯島亞丁緬甸中屬英估香港中屬英估

●日屬地。朝鮮中屬日估台灣中屬日估澎湖中屬日估樺太中屬日估俄

●法屬地。印度五地安南中屬法估

●荷屬地。東印度。

●葡屬地。印度三地的摩爾島東半澳門中屬葡估

●美屬地。菲律賓羣島。

●美索不達米亞英代管巴力斯坦英代管叙利亞法代管

歐羅巴洲

●戰後稱雄獨立國。英吉利帝國。法蘭西共和。義大利王國。

●戰後境地未變獨立國。西班牙。新建共和。葡萄牙共和。瑞士共和。瑞典王國。

挪威王國。荷蘭王國。

●戰後益地獨立國。丹麥王國。比利時王國。希臘共和。羅馬尼亞王國。

●戰後損地獨立國。德意志共和。奧地利亞共和。匈牙利共和。亞爾巴尼亞共和。保加利亞王國。蘇維埃聯邦社會共和。

●戰後新興獨立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巨哥斯拉夫王國。波蘭共和。立陶宛共和。芬蘭共和。愛沙尼亞共和。麥多尼亞共和。

●歐洲諸小國。聖馬里諾共和。盧森堡大公國。立支敦士敦公國。安道爾公國。摩納哥公國。丹齊自由市。

* 非洲加洲 *

●獨立國。附比西尼亞帝國。里比利亞共和。埃及。一九二二年許獨立王國。英

●英屬地。英埃蘇丹。怯尼亞。尼亞薩蘭。英屬索謀里蘭。西非洲。南非洲。南非聯邦。毛列希斯島。聖赫勒那島。色駭爾羣島。

●法屬地。摩洛哥。阿爾日里亞。突尼斯。西非洲。撒哈拉。剛果。法屬索謀里蘭。馬達加斯加島。麥霞德羣島。留尼汪島。

●義屬地。以里特里亞。義屬索謀里蘭。里比亞。

●西屬地。西屬摩洛哥。伊甫尼。里俄特。俄羅。西屬幾內亞及島嶼。

●葡屬地。佛得角羣島。葡屬幾內亞。聖湯姆及拍林雪魄島。安哥拉。莫三鼻給。

●比屬剛果。坦噶尼咯。英代管西南非洲。英代管多哥蘭。英法代管喀麥隆。英法代管

澳薩尼亞

●英屬地。澳大利亞聯邦。新西蘭。菲濟羣島。太平洋羣島。新幾內亞。

●法屬地。新喀里多尼亞。新黑布列得斯。東太平洋諸島。

●荷屬地。新幾內亞。包括亞洲荷屬東印度內

●美屬地。海威夷羣島。關島。美屬薩毛亞。

●雅浦及舊德屬諸島。日本管舊德屬新幾內亞及附近諸島。澳大利亞代管璠拉

島。英代管西薩毛亞羣島。新西蘭代管

北亞美利加洲

●獨立國。北美合衆國。共和。墨西哥共和。古巴共和。海地共和。危地馬拉

共和。闐都拉斯共和。薩爾瓦多共和。尼加拉瓜共和。哥斯德里加共和。

巴拿馬共和。聖多明各共和。

●英屬地。加拿大。紐芬蘭。英屬西印度諸島。英屬闐都拉斯。百爾慕太島。

●美屬地。阿拉斯加。巴拿馬運河區。波多黎各。維爾京羣島。

●法屬地。西印度諸島。

●丹屬地。格陵蘭。

●南亞美利加洲

●獨立國。巴西共和。阿根廷共和。秘魯共和。智利共和。委內瑞拉共和。厄瓜多共和。玻里維亞共和。巴拉圭共和。烏拉圭共和。哥倫比亞共和。

●英屬圭亞那。福克蘭羣島。

●法屬圭亞那。

●荷屬西印度。

●中華民國。

●河北省舊爲國都所在。因名直隸。今以地在黃河以北。更名河北。又以古爲幽燕之區。別稱幽燕。共轄一百二十九縣。在中華本部東北隅。東

濱渤海。東北接遼寧。東南連山東。西南鄰河南。西毗山西。北跨長城。界熱河察哈爾。

○山東省在太行山之東。因名山東。別名山左。以春秋屬齊魯二國。簡稱魯省。共轄一百零七縣。位於黃河下流。適當中華本部極東。東北及東南皆濱黃海。南接江蘇。西南毗河南。西北鄰河北。北濱渤海。

○河南省大部在黃河以南。故名河南。以爲禹貢豫州之域。又簡稱豫省。亦稱中州。共轄一百十三縣。位於黃河流域中部。東北山界東河北二省。東連江蘇安徽二省。南毗湖北省。西鄰陝西省。西北接山西省。

○山西省大部在太行山之西。因名山西。別名山右。春秋時爲晉地。又簡稱晉省。共轄一百零六縣。位於黃河流域中部。北以長城接綏遠。西以黃河界陝西南及東南連河南。東毗河北。東北一隅。則與察哈爾接壤。

○陝西省承宋之陝西路。因名陝西。別號關中。戰國時屬秦。又簡稱秦省。

共轄九十一縣。位於黃河流域上游。東界山西河南湖北。南接四川。西鄰寧夏甘肅。北以長城接綏遠。

○甘肅以甘州及肅州二地之首字得名。青海則以大湖青海得名。寧夏則以首邑寧夏得名。當江河二域之上流。甘肅居全國中央。以地當隴山之西。又名隴西。或號隴右。共轄六十二縣。其西南爲青海。北爲寧夏。民國十七年冬。始析西寧道屬。建青海省。共轄七縣。又劃舊寧夏道屬。建寧夏省。共轄八縣。三省相合。則北界外蒙古。西接新疆。東毗陝西。綏遠。南連四川。西康。西藏。

○新疆省設在有清初葉。平定回亂。以新建行省。故名新疆。簡稱新省。古爲西域地。亦稱西域。共轄五十四縣。介蒙藏之間。在本部之西北。全國之西陲。東爲甘肅。東南爲青海。南爲西藏。西南爲印度。阿富汗。西及西北爲俄領中亞細亞。北及東北爲外蒙古。

○江蘇省以江寧蘇州兩字之首字得名。簡稱蘇省。春秋爲吳國之域。別稱曰吳。共轄六十一縣。在中華本部之東部。跨長江下游。東濱黃海。東海。西毗安徽。西北接河南。南連浙江。北界山東。

○安徽省取安慶、徽州兩地之首字得名。春秋時有皖伯建封之所。簡稱皖省。又以長江斜貫省境。分稱皖南、皖北。共轄六十縣。在內地東部。江蘇之西。東北界江蘇。東南界浙江。西北界河南。西南界湖北。江西二省。浙江省因有浙江貫串境內。故名浙江。簡稱浙省。古爲越國地。亦稱越省。共轄七十五縣。當東海之濱。太湖之南。密邇長江下游。東濱東海。北接江蘇。南鄰福建。西界安徽、江西。

○江西省全在江南。其稱江西者。因唐屬江南西道。後人省其文而名之也。對江左而言。則稱江右。又因贛水縱貫中央。別稱贛省。共轄八十一縣。在長江中流之南岸。五嶺脈之北。居贛江流域之全部。東北接安徽。

西北連湖北。東毗浙江。福建。西鄰湖南。南隔五嶺脈。與廣東接壤。

○福建省以福州建寧兩地之首字得名。以閩江貫串域內。簡稱閩省。又別號爲八閩。共轄六十三縣。在南部粵江流域之東。隅據浙閩山地之大半。外瀕東海南海。隔台灣海峽。與我國舊屬之台灣相對。東南濱台灣海峽。西南接廣東。西北毗江西。東北連浙江。

○湖北省因在洞庭湖之北。故名。春秋時爲楚地。六朝唐宋置鄂州。故簡稱曰楚。又名鄂省。共轄六十九縣。在內地中部。跨長江中流。東鄰安徽。東南接江西。北毗河南。西北連陝西。西界四川。南與湖南接壤。

○湖南省因洞庭湖之南。故名。以湘水流貫其間。故簡稱湘省。共轄七十五縣。在內地中部。東鄰江西。南連廣東廣西。西毗貴州。北界湖北。西北接四川。

○四川省以宋置益梓利夔四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秦

爲巴蜀二郡地。故別號巴蜀三國屬蜀。亦簡稱蜀省。共轄一百四十六縣。在中華本部長江流域之西部。跨長江上游。東鄰湖北湖南二省。南鄰貴州雲南二省。西連西康。北接陝西甘肅二省。西北界青海。

○廣東省因宋時爲廣南東路。元時省其文。置爲廣東道。明清改省。民國因之。別稱粵東。又以地居五嶺南。又號嶺南。共轄九十四縣。當珠江下游。居我國最南部。南濱南海。東接福建。北臨江西湖南。西連廣西。西南一隅。則界法屬安南。

○廣西省宋時爲廣南西路。後省其文。名爲廣西。別稱粵西。秦建桂林郡。又稱桂省。共轄八十九縣。在苗嶺之南。雲南高原之東。跨珠江中流兩岸。東與東南接廣東。西南界法屬安南。西連雲南。北毗貴州。東北鄰南南。

○雲南省因在雲嶺之南。故名。境內有滇池。又號滇省。共轄一百零二縣。

在本部之西南隅。據長江、西江兩流域上游。北接四川、西康。東連貴州、廣西。西毗英屬印度、緬甸。南鄰法屬安南。我國邊疆之區也。

○貴州省即古鬼方故地。鬼貴同聲。轉爲貴州。秦爲黔中郡。又曰黔省。共轄八十二縣。在本部西南。跨苗嶺。帶烏江。東連湖南。南接廣西。西鄰雲南。北及西北毗四川。

○遼寧省舊稱奉天。民國初仍之。今改遼寧。因在山海關之東。又名關東。合吉黑兩省。則稱東三省。又稱滿洲。共轄五十七縣。在黑龍江流域南部。跨遼河流域。東北界吉林。北毗黑龍江。西北一隅。接外蒙古。西連熱河。西南隅連河北。南濱黃渤二海。東南與日屬朝鮮接壤。

○吉林省因滿語稱省會吉林。曰吉林烏拉。略稱之曰吉林。又合東三省並稱滿洲。共轄三十九縣。在黑龍江流域。當松花江之南。介遼寧、黑龍江之間。居全國東北隅。東界俄屬沿海州。東南接日領朝鮮。南及西毗

遼寧省北以松花江混同江界黑龍江省。及俄領之黑龍江州。

○黑龍江省因黑龍江環繞邊境得名。又合稱東三省。並稱滿州。共轄四十三縣。跨黑龍江松花江二流域之間。爲我國最東北行省。東南以松花江與吉林爲界。南接遼寧省。西南毗外蒙古。西北東三面以黑龍江接俄屬之西伯利亞。

○熱河省以有熱河環繞。故名。察哈爾省因明季爲插漢兒部。轉音爲察哈爾。綏遠係因清季綏遠將軍駐節地得名。此三省昔稱內蒙古。至民國三年。劃爲三特別區域。十七年九月。改建行省。熱轄縣十五。察轄縣十六。綏轄十四縣。在中華本部十八省之北。即大漠以南之地。北接外蒙古。南連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四省。東界遼寧。西鄰西套。

○西康省大部屬西藏之康部。故名。西康舊稱川邊。民國三年。劃設川邊特別區域。嗣設西康屯墾使。今改建行省。全境共轄三十三縣。東界四

川南接雲南及英屬緬甸印度。西連西藏。北毗青海。

○西藏根於境內之藏部。及位於全國之西而名之。在本國全部之西南隅。東接西康。南界印度。中隔以不丹尼泊爾二小國。西南鄰印度之克什米爾。北連新疆。東北毗青海。

○外蒙古以在大漠之北。對漠南內蒙古而言也。在察哈爾綏遠甘肅新疆之北。遼寧黑龍江之西。東界黑龍江及遼寧之一端。南接察綏兩省。及西套蒙古。西南毗新疆。北連俄屬西伯利亞之外各州。

正誤表

篇名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導言 <small>序言第四篇</small>	第一頁	第十行	第十二字	性	性
道原	第二頁	第三行	<small>第二十七字</small> 第二十八字	來未	來未
爲學	第四頁	第二行	<small>第五字</small> 第六字	裏	裏
爲學	第七頁	第九行	第十字	仁義	仁義
治平	第九頁	第二行	第十字	此	次
改過	第四十三頁	第九行	<small>第十一字</small> 第十二字	則	則
異學	第五十八頁	第三行	<small>第二十四字</small> 第二十五字	落	落
軍事	第五十八頁	第十二行	第十六字	稿	稿
用人	第七十頁	第十一行	第七字	追	兵
	第九十頁	第九行	第二十六字	性	性

正誤表

用人
衛生
衛生
附中外
地輿
附中外
地輿

正
誤
表

第九十二頁
第五行

第五
第六
字

第七

盛
哲

二

湖 山界 以 即中盛哲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百子精華類鈔全一册

贈閱品

編輯者 安西華

校訂者 范金城

印刷者

中華印書局

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